

家乡的咸烧饼

陈荣力

在鱼米之乡的越地(越地,指绍兴地区,绍兴为古代越国首都,故称为越地),有一种咸烧饼,其状如老式的酒盅口大小,手里拿着正盈盈一握;其色暗红里亮着焦黄,几十粒黑色的芝麻洒出生动俏皮;其香是烤熟了的麦香、油香和芝麻香的集合,勃勃然暖烘烘。当然一款糕饼茶点关键的是味道,咸烧饼也不例外。咸烧饼最得劲的味道是咸丝丝里的松脆和甜津津中的香酥,咸和甜的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脆和酥的里应外合,无缝对接。

咸烧饼的原料并不是最讲究,通常的面粉、盐、糖、油、芝麻、蛋清即可,讲究的是咸烧饼的做工。从和粉、揉面、发酵、制作油酥到擀皮、入馅、收口、涂蛋清、入炉烙烤等不下十几道工序。而此中紧要的有三:一是揉面,揉面的力道、程度如何,直接影响已和之粉中各种配料的溶化和均匀,又是发酵是否通透到位的基础。换言之揉面揉到位了,粉才是活的,否则就是一团僵粉。二是制作油酥,油酥是咸烧饼的馅,其滋味、色泽、酥松度是一款优质咸烧饼的“压舱石”。油酥置入的量也有讲究,太多了烙烤出来的咸烧饼就成了一腔壳,太多了占塞了烙烤时鼓气、隆壳的空间,咸烧饼便似硬邦邦的烤面团。三是烙烤,电炉还没出现之前,越地咸烧饼的烙烤大都用炭炉。用了电炉之后虽然烙烤的温度和时间有了大致的定规,但烙烤仍

然是个技术物。想想看一电炉几百只的咸烧饼,上下十来层烙烤着,要只只都能外脆里酥,个个皆有一腔金黄的壳面隆起,光凭机械的定规,显然是力不从心的。

其实,除了制作和烙烤,还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忽视,那就是咸烧饼的吃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在越地杭州湾畔的一个乡村供销社做营业员,所落的柜台正好是卖糕饼茶点、烟酒糖盐的副食品柜。那时我的师傅14岁就在南货店里做学徒,对各种副食品包括糕饼茶点的做法、吃法和保管,恰是一本活辞典。师傅教我的第一招就是咸烧饼的吃法和保管。咸烧饼的吃法,第一不能用几个手指拿着或捏着吃,而是要将整个饼放在掌心用手托着吃,这样焦脆的外皮、香润的芝麻包括松酥的油酥,才能一屑不漏尽入口中;第二要细嚼慢咽,咸烧饼烙烤而成,属糕饼茶点中的硬点,松脆是硬的活化,唯细嚼,硬的得劲、脆的爽利、焦的霸道方能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。而慢咽,则是咸烧饼咸甜交融、油香并盈的调性攻城略地、丝丝入扣的不二战术。



(事后付钱)。及至最后一个咸烧饼下肚,我才记起师傅教的咸烧饼的吃法,看看同事也是一嘴的碎屑,不觉哂笑。

越地的咸烧饼原为旧时学子赶考必备的干粮,焦脆香润的外皮嚼感好,保质期长;咸甜并盈的油酥热量大,耐充饥,且不易腻口;咸烧饼圆圆胖胖的形状也了了“烧饼滚滚圆,吃了中状元”的彩头。当然赶考的学子毕竟是少数,后来咸烧饼成为越地百姓充饥休闲、待客送礼的通行选择,特别是沽酒品茶时的重要佐餐,除了上述独特的品性外,还与咸烧饼物美价廉有关。

出生于越地的散文名家周作人,在《知堂诗稿》中提到越地的咸烧饼,曾这样写道“既过皋埠市,乃至樊江村。名物松子糕,记忆至今存。烧饼双重酥,其价才二文。”周作人二文钱买一只咸烧饼的记述应该是确切的。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供销社卖的咸烧饼,每只也只要三分钱、半两粮票。现在的市面上,琳琅满目的糕饼茶点中,十多块钱一斤的咸烧饼仍算不上贵。但令人不能释怀的是,过去的咸烧饼论只卖,饼内的油酥恰到好处。现在论斤卖了,且不说面皮的焦黄、隆起是否到位,一口咬下去,里面的油酥又多又实又板,离入口即化差了不是一个等级的档次。

这种因利益诉求,导致品质异化、工艺异化乃至价值观异化的事物,或许不仅仅止于咸烧饼。

火锅人生

赵卓斤

火锅一年四季皆可散发诱人的香气,但很多人并不否认,吃火锅的旺季依然是冬天。众人围炉吃着热乎乎的美食,抵挡了寒冷,也不用再赶时间,能愉快地边吃边聊。吃火锅堪称冬日里一个时尚社交活动。

这不,周末傍晚朋友又相约吃火锅。众人坐定,服务生点起液化气炉,几分钟后,一盆红油翻滚的麻辣火锅呈现于眼前。望着锅里的红汤翻滚,我的思绪竟开起小差:这一盆热气翻滚的麻辣火锅就像是我们的

人生。看众人点的各种配菜,便发现这盆火锅似已容纳百物百味。从猪肝、牛肺、羊肉、鱼片、青菜、豆腐、菌类到鹅肝、鱼头、鸭血、河虾,有荤有素。而人生的起伏何尝不是集百家故事、融千种洪流、充满酸甜苦辣又令人向往,倏然,我心旌微酸:“人人都活在人生的锅里”。行走于俗世中,为追求完美的人生,我们或许就像那些土豆片、小青菜,沾油带醋,忙于在“锅”里奔走投靠;或许也像那些新鲜鱼虾,被丢进“锅”里经受“烤”验。心灵被岁月的风沙磨砺,变得粗糙,没时间花心思去梳理自己心灵深处原本喜欢的东西。在“锅”中起伏,我们慢慢学会了适应,学会了接纳,学会了平衡,无论是辣是酸,每个人都从“锅”中获得体验。

麻辣火锅的烹饪也如人生。开始时,火势不可小,否则食物不易煮熟;接着要懂应时而变,顺势而为,火势不可过旺,否则乌烟瘴气,红油四溅。人生也是如此。一个人若太过急躁,想一步登天,往往会因准备不足、仓促上阵,令步履一路艰难;但是,一个人若太过拖拉也不行,往往会因时机丧失、资源消耗,导致空有一腔抱负,才学而无用武之地。所以,人生要像烹制火锅,掌握好节奏、把握好尺度,用“文火”烹制。懂得“文火”烹制的人具有深沉的耐力,这种人行事不打无准备之仗,深谙“该出手就出手”,更不会被情绪所左右。善于烹饪和吃火锅的人,便能从围炉聚炊中体验到人生的玄妙,用心经营人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吃火锅,精神需求不亚于口味需要。

赋予吃喝以哲理和文化色彩,令火锅散发出的余韵变得悠长。

无事此静坐

耿艳菊

琦君的《读书琐忆》里讲到几处她少年时读书的地方。

一处是远离正屋的谷仓后面。此处人迹罕到,风和日丽,有阳光又有风。

一处是厢房楼上走马廊的一角。阿荣伯为她用旧木板就墙角隔出一间小屋,屋内一桌一椅。小屋一面临栏杆,坐在里面,可以放眼看蓝天白云,绿野平畴。

还有一处是花厅背面廊下长年摆着的一顶轿子。轿子原是琦君父亲进城时坐的,后来有了小火轮,轿子就没用了,一直放在花厅走廊角落里,成了琦君的世外桃源。轿子三面是绿呢遮盖,前面是可卷放的绿竹帘。她捧着书静静地坐在里面看,若听到脚步声,就把竹帘放下,有一份与世隔绝的安全感。

汪曾祺年少时有一处读书的地方也让我印象深刻。那是他外祖父家的几间空房,檐角有几棵梧桐,室内木榻、漆桌、藤椅。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,夏天很凉快。南墙挂着一条横幅,写着五个正楷大字:“无事此静坐”。这是待客的地方,但是客人很少,难得有人来。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。汪曾祺常常拿了一本闲书,悄悄走进来,坐下来一看半天。细思琦君、汪曾祺他们少时静心读书的地方,有相似之处,那就是随意,并没有多讲究。少年人爱玩是本性,却心思简净,一旦喜欢上书本,便可以把一个平淡无奇甚至孤寂的角落变成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我年少时常读书的地方是东屋窗下,那里放着母亲的缝纫机,窗外有一棵茂盛的柿子树。只要不去学校上课,我总是喜欢坐在缝纫机前,把缝纫机当书桌,安安静静地看书,累了就看看外面柿子树青绿的叶子在风里摇曳。那时,堂屋里放着电视剧,偶尔会听到家人讨论电视剧的人物情节,还有他们的笑声。但我并不心动,我沉醉于书中,觉得自己的这个小小世界很美。

然而,长大之后,很难再有这份简单的心境。常常希望自己能有一间幽静的书房,屏蔽掉外界的热闹喧嚣,可以容我放下生活的烦乱芜杂,静心沉浸在书中。那人笑我:心静不在于外而在于心,给你一座森林,你也不觉得安静。汪曾祺说,世界是喧闹的,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,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。

不久前认识一位朋友,他和我一样也在大城市过着快节奏的生活,挤早晚高峰的地铁上下班。他并不以挤地铁上下班为苦,反而这段时间是他静心的时候。早上他起得早,一般都幸运地有座位可坐,他便坐在那里,静静地放空自己,然后再安排一天的工作。晚上下班没座位,他就静静地站着,梳理这一天发生的事,及时反思。因而,每次见他,总是从容舒缓的样子。

无事此静坐,心境明朗,从容。

札记

生活空间

滚落的咸鸭蛋

傅飞扬

路遇一辆停下的小三轮车,车下一大盆倒扣滚落的咸鸭蛋,淡青色的壳有些裂开缝,有些掉烂变形了——看上去都是煮熟的。车的主人放弃了收捡,坐在地上,双手撑在膝盖上,捂住脸,没有管人来人往,不知道是不是在暗自哭泣。

这一刹,大概是很多懊恼、绝望一起涌上来,打击得心碎了吧?

我赶着在约定的时间去办事,没有停下来安慰他或者掏钱买十几个咸鸭蛋。虽然很想那样做,虽然我也知道,无论有没有人伸手,过后他会站起来,收拾这一切。可是人

生,不就是在最绝望的时候,希望能得到一份温暖吗?

匆匆忙忙的季风里,满地残枝乱絮,路人偶尔投过的一瞥,并不会多伤自尊。个人片刻的悲哀与绝望,也不会引起世界的什么触动。最好将来,他自己也淡忘了这一天的心酸。

但这约四十多岁的年纪,不加掩饰的情绪,骆驼背上稻草一样的一盆咸鸭蛋,在一起产生的画面感,让我惦念。

民间语文

茶中有真意

谢锐勤

作为一名潮汕人,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在家还是路上,茶都不可或缺。借用苏东坡的话:可使食无肉,不可喝无茶。无肉令人瘦,无茶令人俗。于我而言,茶既是功能性的饮料,更是精神性的载体,还是心灵性的寄托。

有一年,来到南昆山度假,住在观音潭瀑布附近。早上吃完鲜甜的猪杂粥后,带上户外炊具与茶具坐在瀑布下、河谷边,满眼苍翠,鸟声婉转,清风柔顺,花香扑鼻。汲一壶山泉水,泡一壶虹九号,读《释教自己》,便生欢喜:王维传,心儿随王维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翱翔。“山静似太古,日长如小年。”时间变得很慢、很慢,我似乎被世界所遗忘,但拿起茶杯又仿佛拥有全世界,宛若这片山水都是为吸引我而存在,且美丽,且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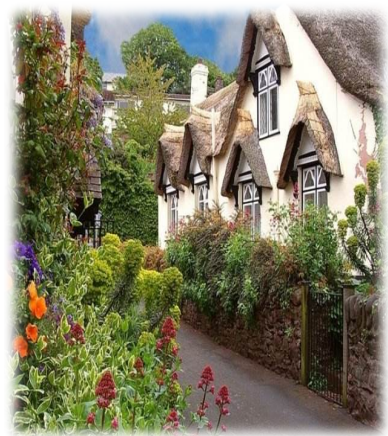
盛夏,在珠江边茶聚,品鉴友人珍藏的印级茶蓝印铁饼。喝着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普洱,每一泡都渐入佳境,至背脊汗出,大家兴致最浓。友人专注于每泡茶的口感变化,江兄放声而歌,忘我吟唱,我微闭双眼,

手指轻叩木椅和音,四木君则若有所思。所有人都沉浸在蓝铁的喜悦中,心儿像一片茶叶在天地间无拘无束地漂浮,那一刻我领悟了王羲之作《兰亭集序》时的心境,放下茶杯,“此时情绪此时天,无事小神仙。”

还有一年来到恩施徒步清江古河床,泡一瓶涪潭翠芽随身携带。徒步于峡谷中,没有路标,不觉恐惧,反有探索的乐趣。一个人上龙门、下河谷、入洞穴、爬好汉坡,原以为很艰辛的旅程,却发现挑战自我的感觉很美妙。路程越来越远,身体越来越重,目的地越来越远,心却越来越轻盈。工作,一里路来一口茶,时光变得很惬意,仿佛遇见更美好的自己。

有一年中秋,来到南澳岛,小住在山海之间的工夫茶民宿。两天与外界隔绝联系,只与大海、星空、灯塔和风车做伴,生活

人生五味



减少到吃饭、睡觉、读书与泡茶,似有余光中在《沙田山居》中的情调。也许,再多的富贵,都不及远处的星辰和大海;再多的烦恼,都只是眼前太平洋中的沧海一粟;再圆滑世故,都不如保持内心“丰富的安静”。在一壶单丛中停歇与反思,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”即便生活中无法长期“作我”,短期也是好的。

很多人习惯匆匆赶路,常常连路边怒放的花儿也忘记欣赏,更别谈带上一杯抱意的茶了。于我而言,无论是在茶中拥抱着自己,还是释放自己;无论是在茶中提升自己,还是反省自己,都能感受到其中真意。当然,卸下疲惫、放松心灵的方式有很多,每个人喜好不同,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

成年人的生活从来没有“容易”二字,如果想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动力,那就每天给自己留点时间,给喜欢的事情留点时间吧,让心灵得到滋润。林清玄说:“喝完茶,我们再度走入风尘,带着云水的轻松,行囊也轻了,步履也轻了。”

人生边上